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老殘遊記二編 第五回 俏逸雲除慾除盡 德慧生救人救激

話說德夫人聽逸雲說：他此刻且不知道他是女人，怎樣嫁人呢？慌忙問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逸雲道：「《金剛經》云：『無我相，無我相。』世間萬事皆壞在有人相我相。《維摩詰經》：維摩詰說法的時候，有天女散花，文殊菩薩以下諸大菩薩，花不著身，只有須菩提花著其身，是何故呢？因為眾人皆不見天女是女人，所以花不著身。須菩提不能免人相我相，即不能免男相女相，所以見天女是女人，花立刻便著其身。推到極處，豈但天女不是女身，維摩詰空中，那得會有天女？因須菩提心中有男女相，故維摩詰化天女身而為說法。我輩種種煩惱，無窮痛苦，都從自己知道自己是女人這一念上生出來的。若看明白了男女本無分別，這就入了西方淨土極樂世界了。」德夫人道：「你說了一段佛法，我還不能甚懂，難道你現在無論見了何等樣的男子，都無一點愛心嗎？」逸雲道：「不然。愛心怎能沒有？只是不分男女，卻分輕重。譬如見了一個才子，美人，英雄，高士，卻是從欽敬上生出來的愛心；見了尋常人卻與我親近的，便是從交感上生出來的愛心；見了些下等愚蠢的人，又從悲憫上生出愛心來。總之，無不愛之人，只是不管他是男是女。」德夫人連連點頭說：「師兄不但是師兄，我真要認你做師父了。」又問道：「你是幾時激悟到這步田地的呢？」逸雲道：「也不過這一二年。」德夫人道：「怎樣便會證明到這地步呢？」逸雲道：「只是一個變字。《易經》說：『窮則變，變則通。』天下沒有個不變會通的人。」

德夫人道：「請你把這一節一節怎樣變法，可以指示我們罷？」逸雲道：「兩位太太不嫌煩瑣，我就說說何妨。我□二三歲時什麼都不懂，卻也沒有男女相。到了□四五歲，初開知識，就知道喜歡男人了，卻是喜歡的美男子。怎樣叫美男子呢？像那天津捏的泥人子，或者戲子唱小旦的，覺得他實在是好。到了□六七歲，就覺得這一種人真是泥捏的綢糊的，外面好看，內裡一點兒沒有。必須有點斯文氣，或者有點英武氣，才算個人，這就是同任三爺要好的時候了。再到□六八歲，就變做專愛才子英雄，看那報館裡做論的人，下筆千言，天下事沒有一件不知道的，真是才子！又看那出洋學生，或者看人兩國打仗要去觀戰，或者自己請赴前敵，或者借個題目自己投海而死，或者一洋槍把人打死，再一洋槍把自己打死，真是英雄！後來細細察看，知道那發議論的，大都知一不知二，為私不為公，不能算個才子。那些借題目盡的，一半是發了瘋痰病，一半是受人家愚弄，更不能算個英雄。只有像曾文正，用人也用得好，用兵也用得好，料事也料得好，做文章也做得好，方能算得才子。像曾忠襄自練一軍，救兄於祁門，後來所向無敵，困守雨花台，畢竟克復南京而後已，是個真英雄！再到□八九歲又變了，覺得曾氏弟兄的才子英雄，還有不足處，必須像諸葛武侯才算才子，關公、趙雲才算得英雄；再後覺得管仲、樂毅方是英雄，莊周、列禦寇方是才子；再推到極處，除非孔聖人、李老君、釋迦牟尼才算得大才子、大英雄呢！推到這裡，世間就沒有我中意的人了。既沒有我中意的，反過來又變做沒有我不中意的人，這就是屢變的情形。近來我的主意把我自己分做兩個人：一個叫做住世的逸雲，既做了斗姥宮的姑子，凡我應做的事都做。不管什麼人，要我說話就說話，要我陪酒就陪酒，要摟就摟，要抱就抱，都無不可，只是陪他睡覺做不到。又一個我呢，叫做出世的逸雲，終日裡但凡閒暇的時候，就去同那儒釋道三教的聖人頑耍，或者看看天地日月變的把戲，很夠開心的了。」

德夫人聽得喜歡異常，方要再往下問，那邊慧生過來說：「天不早了，睡罷！還要起五更等著看日出呢。」德夫人笑道：「不睡也行，不看日出也行，停沒有聽見逸雲師兄談的話好極了，比一卷書還有趣呢！我真不想睡，只是願意聽。」慧生說：「這麼好聽，你為什麼不叫我來聽聽呢？」德夫人說：「我聽入了迷，什麼都不知道了，還顧得叫你呢！可是好多時沒有喝茶了。王媽，王媽！咦！這王媽怎麼不答應人呢？」

逸雲下了炕說：「我去倒茶去。」就往外跑。慧生說：「你真聽迷了，那裡有王媽呢？」德夫人說：「不是出店的時候，他跟著的嗎？」慧生又大笑。環翠說：「德太太，停忘記了，不是我們出岳廟的時候，他嚷頭疼的了不得，所以打發他回店去，就順便叫人送行李來的嗎？不然這舖蓋怎樣會知道送來呢？」德夫人說：「可不是，我真聽迷糊了。」慧生又問：「你們談的怎麼這麼有勁？」德夫人說：「我告訴你罷，我因為這逸雲有文有武，又能幹，又謙和，真愛極了！我想把他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逸雲笑嘻嘻的提了一壺茶進來說：「我真該死！飯後沖了一壺茶，擱在外間桌上，我竟忘了取進來，都涼透了！這新泡來的，停喝罷。」左手拿了幾個茶碗，一一斟過。逸雲既來，德夫人適才要說的話，自然說不下去。略坐一刻，就各自睡了。

天將欲明，逸雲先醒，去叫人燒了茶水、洗臉水，招呼各人起來，煮了幾個雞蛋，燙了一壺熱酒，說：「外邊冷的利害，吃點酒擋寒氣。」各人吃了兩杯，覺得腹中和暖，其時東方業已發白，德夫人、環翠坐了小轎，披了皮斗篷。環翠本沒有，是慧生不用借給他的。

慧生、老殘步行，不遠便到了日觀峰亭子等日出。看那東邊天腳下已通紅，一片朝霞，越過越明，見那地下冒出一個紫紅色的太陽牙子出來。逸雲指道：「停瞧那地邊上有一條明的跟一條金絲一樣的，相傳那就是海水。」只說了兩句話，那太陽已半輪出地了。只可恨地皮上面，有條黑雲像帶子一樣橫著。那太陽才出地，又鑽進黑帶子裡去，再從黑帶子裡出來，輪腳已離了地，那一條金線也看不見了。德夫人說：「我們去罷。」回頭向西，看了丈人峰、捨身岩、玉皇頂，到了秦始皇沒字碑上，摩挲了一會兒。原來這碑並不是個石片子，竟是豐角斬方的一枝石柱，上面竟半個字也沒有。

再往西走，見一個山峰，彷彿劈開的半個饅頭，正面磨出幾丈長一塊平面，刻了許多八分書。逸雲指著道：「這就是唐太宗的〈紀泰山銘〉。」旁邊還有許多本朝人刻的斗大字，如栲栳一般，用紅油把字畫裡填得鮮明照眼，書法大都學洪鈞殿試策子的，雖遠不及洪鈞的飽滿，也就肥大的可愛了。又向西走，回到天街，重入元寶店裡，吃了逸雲預備下的湯麵，打了行李，一同下山。出天街，望南一拐，就是南天門了。出得南天門，便是□八盤。誰知下山比上山更屬可怕，轎夫走的比飛還快，一霎時□八盤已走盡。不到九點鐘，已到了斗姥宮門首。慧生抬頭一看，果然掛了大紅彩綢，一對宮燈。其時大家已都下了轎子，老殘把嘴對慧生向彩綢一努，慧生說：「早已領教了。」彼此相視而笑。

兩個老姑子迎在門口，打過了稽首，進得客堂，只見一個杏仁臉兒，面著桃花，眼如秋水，瓊瑤鼻子，櫻桃口兒，年紀□五六歲光景，穿一件出爐銀顏色的庫緞袍子，品藍坎肩，庫金鑲邊有一寸多寬，滿臉笑容趕上來替大家請安，明知一定是靚雲了。正要問話，只見旁邊走上一個戴熏貂皮帽沿沒頂子的人，走上來向德慧生請了一安，又向眾人略為打了個千兒，還對慧生手中舉著年愚弟宋瓊的帖子，說：「敝上給德大人請安，說昨兒不知道大人駕到，失禮的很。接大人的信，敝上很怒，叫了少爺去問，原來都是虛證，沒有的事。已把少爺申斥了幾句，說請大人萬安，不要聽旁人的閒話。今兒晚上請在衙門裡便飯，這裡挑選了幾樣菜來，先請大人胡亂吃點。」

慧生聽了，大不悅意，說：「請你回去替你貴上請安，說送菜吃飯，都不敢當，謝謝罷。既說都是虛証，不用說就是我造的謠言了。明天我們動身後，怕不痛痛快快奈何這斗姥宮姑子一頓嗎？既不准我情，我自自有道理就是了。你回去罷！」那家人也把臉沉下來說：「大人不要多心，敝上不是這個意思。」回過臉對老姑子說：「你們說實話，有這事嗎？」慧生說：「你這不是明明當我面逞威風嗎？我這窮京官，你們主人瞧不起，你這狗才也敢這樣放肆！我搖你主人不動，難道辦你這狗才也辦不動嗎？今天既是如此，我下午拜泰安府，請他先把你這狗才打了，遞解回籍，再向你們主人算帳！子弟不才，還要這麼護短。」回頭對老殘說：「好好的一個人，怎樣做了知縣就把天良喪到這步田地！」那家人看勢頭不好，趕忙跪在地下磕頭。德夫人說：「我們裡邊去罷。」慧生把袖子一拂，竟往裡走，仍在靚雲房裡去坐。泰安縣裡家人知道不妥，忙向老姑子托付了幾句，飛也似的下山去了。暫且不題。

卻說德夫人看靚雲長的實在是俊，把他扯在懷裡，仔細撫摩了一回說：「你也認得字嗎？」靚雲說：「不多幾個。」問：「念經不念經？」答：「經總是要念的。」問：「念的什麼經？」答：「無非是眼面前幾部：《金剛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等

罷了。」問：「經上的字，都認得嗎？」答：「那幾個眼面前的字，還有不認的嗎？」德夫人又一驚，心裡想，以為他年紀甚小，大約認不多幾個字，原來這些經都會念了，就不敢怠慢他。又問：「你念經，懂不懂呢？」靚雲答：「略懂一二分。」德夫人說：「你要有不識的，問這位鐵老爺，他都懂得。」老殘正在旁邊不遠坐，接上說：「大嫂不用冤人，我那裡懂得什麼經呢？」又因久聞靚雲的大名，要想試他一試，就兜過來說了一句道：「我雖不懂什麼，靚雲！你若要問也不妨問問看，碰得著，我就說；碰不著，我就不說。」

靚雲正待要問，只見逸雲已經換了衣服，搽上粉，點上胭脂，走將進來。穿得一件粉紅庫緞袍子，卻配了一件玄色緞子坎肩，光著個頭，一條烏金絲的辮子。靚雲說：「師兄偏勞了。」逸雲說：「豈敢，豈敢！」靚雲說：「師兄，這位鐵老爺佛理精深，德太太叫我有不懂的問他老人家呢。」逸雲說：「好，你問，我也沾光聽一兩句。」靚雲遂立向老殘面前，恭恭敬敬問道：「《金剛經》云：『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，其福德多，不如以四句偈語為他人說，其福勝彼。』請問那四句偈本經到底沒有說破？有人猜是：『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』」老殘說：「問的利害！一千幾百年注金剛經的都注不出來，你問我，我也是不知道。」逸雲笑道：「你要那四句，就是那四句，只怕你不要。」靚雲說：「為麼不要呢？」逸雲一笑不語，老殘肅然起敬的立起來，向逸雲唱了一個大肥喏，說：「領教得多了！」靚雲說：「你這話鐵老爺倒懂了，我還是不懂，為麼我不要呢？三〇二分我都要，別說四句。」逸雲說：「為的你三〇二分都要，所以這四句偈語就不給你了。」靚雲說：「我更不懂了。」老殘說：「逸雲師兄佛理真通達，你想六祖只要了『因無所住而生其心』兩句，就得了五祖的衣鉢，成了活佛。所以說『只怕你不要』，真正生花妙舌。」老殘因見逸雲非凡，便問道：「逸雲師兄，屋裡有客麼？」逸雲說：「我屋裡從來無客。」老殘說：「我想去看看許不許？」逸雲說：「你要來就來，只怕你不來。」老殘說：「我歷了無限劫，才遇見這個機會，怎肯不來？請你領路同行。」當真逸雲先走，老殘後跟。德夫人笑道：「別讓他一個人進桃源洞，我們也得分點仙酒喝喝。」

說著大家都起身同去，就是這西邊的兩間北屋。進得堂門，正中是一面大鏡子，上頭一塊橫匾，寫著「逸情雲上」四個行書字，旁邊一副對聯寫道：

妙喜如來福德相，  
姑射仙人冰雪姿。

只有下款「赤龍」二字，並無上款。慧生道：「又是他們弟兄的筆墨。」老殘說：「這人幾時來的？是你的朋友嗎？」逸雲說：「外面是朋友，內裡是師弟。他去年來的，在我這裡住了四〇多天呢。」老殘道：「他就住在這廟裡嗎？」逸雲道：「豈俱在這廟裡，簡直住在我炕上。」德夫人忙問：「你睡在那裡呢？」逸雲笑道：「太太有點疑心山頂上說的話罷？我睡在他懷裡呢！」德夫人道：「那麼說，他竟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嗎？」逸雲道：「柳下惠也不算得頭等人物，不過散聖罷咧，有什麼稀奇！若把柳下惠去比赤龍子，他還要說是貶他呢！」大家都伸舌頭。

德夫人走到他屋裡看看，原來不過一張炕，一個書桌，一架書而已。別無長物，卻收拾得〇分乾淨。炕上掛了個半舊湖縐幔子，疊著兩牀半舊的錦被。德夫人說：「我乏了，借你炕上歇歇，行不行？」逸雲說：「不嫌骯髒，俾請歇著。」其時環翠也走進房裡來。德夫人說：「咱倆躺一躺罷。」慧生、老殘進房看了一眼，也就退到外間，隨便坐下。慧生說：「剛才你們講的《金剛經》，實在講的好。」老殘道：「空谷幽蘭，真想不到這種地方，會有這樣高人，而且又是年輕的尼姑，外像彷彿跟妓女一樣。古人說：『蓮花出於污泥。』真是不錯的！」慧生說：「你昨兒心目中只有靚雲，今兒見了靚雲，何以很不著意似的？」老殘道：「我在省城只聽人稱贊靚雲，從沒有人說起逸雲，可知道曲高和寡呢！」慧生道：「就是靚雲，也就難為他了，才〇五六歲的孩子家呢……」

正在說話，那老姑子走來說道：「泰安縣宋大老爺來了，請問大人在那裡會？」慧生道：「到你客廳上去罷。」就同老姑子出去了，此地剩了老殘一個人，看旁邊架上堆著無限的書，就抽一本來看，原來是本《大般若經》，就隨便看將下去。話分兩頭：慧生自去會宋瓊，老殘自是看《大般若經》。

卻說德夫人喊了環翠回到逸雲炕上，逸雲說：「俾躺下來，我替俾蓋點被子罷。」德夫人說：「你來坐下，我不睡，我要問你，赤龍子是個何等樣人？」逸雲說：「我聽說他們弟兄三個，這赤龍子年紀最小，卻也最放誕不羈的。青龍子、黃龍子兩個呢，道貌嚴嚴，雖然都是極和氣的人，可教人一望而知他是有道之士。若赤龍子，教人看著說不出個所以然來，嫖賭吃著，無所不為；官商士庶，無所不交。同塵俗人處，他一樣的塵俗；同高雅人處，他又一樣的高雅，並無一點強勉處，所以人都測不透他。因為他同青龍、黃龍一個師父傳授的，人也不敢不敬重他些，究竟知道他實在的人很少。去年來到這裡，同大家夥兒嘻嘻呵呵的亂說，也是上山回來在這裡吃午飯，師父留他吃晚飯。晚飯後師父同他談的話就很少。師父說：『你就住在這裡罷。』他說：『好，好！』師父說：『俾願意一個人睡，願意有人陪你睡？』他說：『都可以。』師父說：『兩個人睡，你叫誰陪你？』他說：『叫逸雲陪我。』師父打了個楞，接著就說：『好，好！』師父就對我說：『你意下何如？』我心裡想，師父今兒要考我們見識呢，我也說：『好，好！』從那一天起，就住了有一個多月。白日裡他滿山去亂跑，晚上圍一圈子的人聽他講道，沒有一個不是喜歡的了不得，所以到底也沒有一個人說一句閒話，並沒有半點不以為然的意思。到了極熟的時候，我問他道：『聽說你老人家窯子裡頗有相好的，想必也都是有名無實罷？』他說：『我精神上有戒律，形骸上無戒律，都是因人而施。譬如你清我也清，你濁我也濁。或者妨害人或者妨害自己，都做不得，這是精神上戒律。若兩無妨礙，就沒什麼做不得，所謂形骸上無戒律。……』」

正談得高興，聽慧生與老殘在外間說話，德夫人惦記廟裡的事，趕忙出來問：「怎樣了？」慧生道：「這個東西西初起還力辯其無，我說子弟倚父兄勢，凌逼平民，必要鬧出大案來。這件事以情理論，與強姦閨女無異，幸尚未成，你還要竭力護短。俗語說得好：『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』閣下一定要縱容世兒，我也不必饒舌，但看御史參起來，是壞你的官，是壞我的官？不瞞你說，我已經寫信告知莊宮保說：途中聽人傳說有這一件事，不知道確不確，請他派人密查一查。你管教世兒也好，不管教也好，我橫豎明日動身了。他聽了這話，才有點懼怕，說：『我回衙門，把這個小畜生鎖起來。』我看鎖雖是假的，以後再鬧，恐怕不敢了。」德夫人說：「這樣最好。」靚雲本隨慧生進來的，上前忙請安道謝。究竟宋少爺來與不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